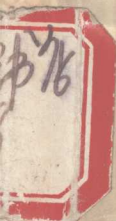


红尘迷情系列

[台湾] 沈亚

当然不是天使



台湾四小名旦（言情派）之一——沈亚精品集

当然不是天使

〔台湾〕沈亚著

（全一册）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 2 号

社 长: 马森彪
总 编: 华 敏
责 编: 华 敏
装 帧: 李庆富

台湾沈亚红尘迷情系列

当然不是天使

沈亚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18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

ISBN7-5378-1488-0/I·1450

定价: (全套十册 58.90 元) 本册 5.80 元

内 容 提 要

爱神也疯狂……

她说：婚姻是人类史上最糟糕的制度。

他说：爱情是全世界最最可笑的谎言。

他们都满怀理想，笃定终身单挑爱情。

但，相逢是前世的约定——

当从海里冒出来和他面对面开始，

邱比特偏要与他们的信仰打一场仗！

楔子

香港青龙总会堂口。

“小姐！小姐！”青龙堂堂主惶恐地狂奔而来。“东西丢了！”

“丢了？”

她冷冷看着他。“你说丢了是什么意思？”

“不见了……”他诚惶诚恐地垂着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

东方梦远沉默了三秒钟，堂口内所有的人全都屏住了呼吸，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才领导“东方会”一年的女少主是如何的冷血无情！

如今“东西”在青龙堂丢掉，她会如何处理，谁也不敢说……

东方梦远还没开口，堂外已经传话进来。“总龙头到！”

“总龙头！”青龙堂的堂主大喜过望的迎了出去。“总龙头！”他叫着，人已经跪在地上。“龙头救命！”

老东方让人推着轮椅慢慢地进门。“什么事啊？”他老态龙钟的样子，很难令人联想到他就是名震四海“东方会”的创始人。现在的他看起来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根本只是个糟老头子！”

只有那双锐利清明的眼睛，泄漏了些许的真相……

“东西——东西在青龙堂丢了！”青龙堂堂主伏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

“是属下的错！”

老东方看了他一眼。“起来吧！”

“可是……”他悄悄地看了一眼一直没说话的少主；她的神色高深莫测，说真的，他还真是怕了这个少主人了。“属下不敢……”

“我爸叫你起来，你就起来。”

她话还没说完，他已经立刻跳了起来！

老东方又好气、又好笑的看着这一幕，他这个女儿无疑的已经令东方会的人对她怕进了骨子里了。

“你们先下去吧！我有话对梦远说。”

他们面面相觑，东方梦远不耐烦地换了个站姿，她还没站稳，场内所有的人已经全都消失了。

老东方摇摇头。“连我这个老头当年最受拥戴的时候，也比不上你啊！”

梦远松了口气地耸耸肩。“我也不知道他们干嘛这么怕我？我什么也没说啊！”

“我只是叫你立下威信，可没叫你把所有的人全吓成心脏病。”老东方埋怨地说：“瞧瞧他们对你怕的！只不过丢了件东西，有什么好大不了的？”

“丢的是东方会的代表信物。”

“什么?!”老东方立刻跳了起来。“你说什么?”

东方梦远连忙将他按下。“老爸，你不能站起来啊!”她小心地看着外面。“幸好没人看见!”

老东方脸色都白了。“信物不见了?”他像是世界末日一样地哭丧着脸。

“真的是信物不见了?”

“是啊!要不然他们为什么要把你请出来?”梦远笑了起来。

“现在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怕了吧!丢的是东方会里最重要的东西，你说怎么办?”

“知不知道是怎么丢的?”老东方频频拿出手绢拭汗，显然相当紧张。“谁偷走了?”

东方梦远想了想，眼里的神采淡了许多。“大概知道。”

“谁?”

她淡淡地笑了笑。“在这里还有谁会这么大胆，敢公然和东方会作对?”

“葛无忧?”

“我想应该是他。”

红尘迷情系列

老东方气得七窍生烟。“去把那家伙给我捉回来，我要把他做成标本！”

第一章

失。

凯罗的经济十分独立，她不但是少数具有国际潜水教练资格的人之外，她自己还开了家潜水用品店，而且她还有一笔为数不少的遗产可供她调度。

凯罗从来不知道寂寞为何物？自她有记忆以来，她就十分懂得照顾自己，当然更懂得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基本上来说，魏凯罗根本是个无懈可击的女人！

连弱点都找不到！

阿俐第一千零一次叹息：“怎么会有这种人？”

“我也奇怪怎么会有你这种人？”若星无奈地看着她。“你好像不把凯罗嫁出去是绝不罢休的是不是？我不觉得凯罗现在有什么不好的，她一个人不是也过得自由自在的吗？为什么你一定要她结婚或谈恋爱？”

“她觉得婚姻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失败的制度之一，而我却觉得婚姻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之一。”阿俐挑眉。“可是我结婚了，她却沒有啊！这怎么能比较出究竟谁说的话是正确的？当然要立足点一致才知道嘛！”

“你真是唯恐天下不乱！”若星摇摇头“每个人的想法不同，谁的想法才是正确的又有什么重要？”

“当然重要！”

黎若星无奈地瞪着她。“我们都吃过苦了，何必让凯罗也吃那种苦呢？那又不好玩！”

“可是，我们现在都很幸福啊！”

“那是因为我们幸运，天底下不幸运的人可多着呢！”

阿俐双手抱胸，用着坚决的口吻说：“反正我觉得凯

罗不适合单身过一辈子。我不否认有些人的确是不结婚比较好，可是不是魏凯罗，那家伙不是不结婚的料子！”

“是不是那块料子，我比你清楚。”凯罗打着哈欠走了出来。“毕竟我已经认识魏凯罗二十几年了，不是吗”

“认识得久不是本事，要了解才是本事！”

“我够了解我自己啊！”

凯罗伸伸懒腰，躺在若星家的地板上。“就是因为我不了解我自己，所以才会有我自己做最好的决定，而不是像你一样胡猜瞎猜的！”

“喂！你这女人，讲话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阿俐不满的叫道：“我是为你好，其他人才不管你结不结婚呢！”

“多少人以为‘为你好’之借口行不义之事啊！”

“喂！——”

若星适时地打断她们。“你们吵够了没有？怎么一见面就吵？上辈子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阿俐上辈子是小狗儿，我是猫。”凯罗懒洋洋地笑了笑。“所以她今生最重要的事，就是陷我于水深火热之中。”

“哈，你说对了！我今生最重要的事的确就是要陷你于水深火热之中，不达此目的，我誓不罢休！”阿俐假笑着做出阴险的表情。“你等着被我陷害好了！”

“看，你们这些结了婚的女人，一个个豺狼虎豹似的唯恐天下不乱，每天闲着没事做，到处设计其他自由自在的单身女郎，很显然是心理不平衡所致。凯罗摇摇头做出可怕的表情。“想起来就心寒！要叫我变成那个样子，还

不如给我一刀来得痛快。”

“喂！”阿俐和若星全笑着踢她。“你这没良心的女人，这种话也说得出口？”

“哎哟，哎哟，别踢啊！”凯罗抱着肚子在地上打滚。“在水里撞了一下，痛死我了！”

“什么”若星立刻扶起她，满脸的关怀：“撞到什么地方了？怎么不早说？要不要紧？”

“要紧倒是不怎么要紧，不过是需要一点照顾罢了。”她狡猾地说着：“那就要看你们的心意啦！”

“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阿俐笑着卷起了衣袖。“不给她一点颜色看看，她是不会知道厉害的！”她说，便扑向地上的魏凯罗；凯罗自然将若星拿来当挡箭牌，三个加起来将近一百岁的女人，在地毯上玩得笑声震天。

快不快乐？其实也不过是一种感觉罢了！它并不需要你汲汲营营的追寻，在很久的时候，只要放宽心，一切就是这么简单！



台北恶劣的空气品质、日夜惊险的交通状况、可怕的居住环境、过度膨胀的物价，使得一部分的人们宁可抛弃这个地方的繁华而改为追求较为自由的生活。因此大台北地区的周边都市是这些人最先考虑的地方，当然台北天价的房子是鲜有人买得起的，这也是个原因。

有一户人家也因为这些理由，住到这个靠海的小镇上。他们和黎若星都是爱海的人，可是他们互不相识，只

不过是有缘住在同一个小镇上罢了。

他们是一户热闹的家庭。家庭成员是一个爸爸和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小女孩丫丫、咚咚是双胞胎，另外一个则是长子崇宝，父亲是崇焕然，“崇焕然”这个名字显然和他本人的形象不甚符合；一个拥有如此威风名字的男人，却是个近乎标准的家庭“煮夫。”

其实崇焕然的外型实在不像个居家男人！他高大宽肩，修长的腿经常被两个小女儿当成活动木马；他脸上的线条相当的男性化，有棱有角，几乎像是雕刻出来的。他那个面孔不像，那种气质不像，那种因为长期从事特殊工作所锻炼出来的强健体格更不像是一个家庭“煮夫”。

可是他看起来却十分的怡然自得——说自然，是说他看起来很自然，而不是说他做得很自然；因为他的三个小家伙显然对他的“缺乏效率”感到不满。

“你实在很笨！”丫丫在她再一次赶不上娃娃车的时候，终于首先发难。“贵姨从来不会害我赶不上娃娃车的。”

“她也不会忘记把联络本放进我的书包里！”咚咚也跟着附和着。“贵姨什么事都记得。”

崇焕然忙着替两个小女孩收拾刚刚打翻早餐所留下来的残局。“我知道贵姨很厉害，可是我不是贵姨啊！赶不上娃娃车有什么关系？等一下爸爸开车送你们去不就可以了？”

“我不喜欢你开车送我们去上课，因为每次老师都会问我们为什么迟到。”丫丫抗议地扯着她头上奇怪的发

型。“而且，我每次都不能和小朋友一起在车上玩游戏！”

“坐车的时候不可以玩游戏——”崇焕然一转头，正看见丫丫在扯她的头发，他惨叫：“不要拉头发，我又要重绑一次了！”

“爸爸——”咚咚细声细声地看着自己的衣服。“我要上厕所……”

崇焕然泄气地看着这一团混乱。

“去吧！”

“我不会脱衣服……”

他手忙脚乱地看着两个小女儿。“好，等一下——”

“哥哥带你去。”旁边的崇宝终于忍不住开口。他牵着小女孩的手往洗手间走去，走到一半突然回过头说：“我觉得还是以前的日子比较好过。”

崇焕然静静地垂下眼替女儿绑头发，他的手有些僵硬；这只不过是刚开始的症候群，他这样安慰自己，过一阵子之后一切就会上轨道的……

“哥哥很喜欢你。”丫丫突然说。

他一怔。

小女孩甜甜地笑了。“他昨天晚上说过，他说现在我们有爸爸了，以前没有的时候，他老是和同学打架，现在就不会了！”

“那你呢？”

“我和咚咚也喜欢。”她老气横秋的回答：“虽然你很差劲，可是我还是喜欢。”

有了儿女的这番话，他就更加肯定自己的选择没有

错。

他笑了笑，终于将丫丫那一头浓密的头发绑起来。
“好了没有？我们快来不及了！”

“爸！”崇宝气愤的声音传来。“你怎么给咚咚穿衣服的啦？根本打不开！他尿湿了啦！”



“台湾”对东方梦远来说并不陌生，过去的几年中她经常往返于港台两地，台湾也有东方会的据点，只不过东方会的主力并不在台湾。台湾的帮会相当多，而且组成分子复杂，东方会并不想在这块土地上讨饭吃，自然不需要花太多的心力在这儿。

当她还不是东方会的少主时，她经常来这里，为了另一个理由——

“小姐！”斐珞提着她的行李，静静的看着她。“车子在等了。”

东方梦远轻轻地点点头，这个男人对她忠心耿耿已经许多年了。自从几年前，老东方将他派在她的身边开始，他便是她最信任的助手。斐珞从来不多话，只要是她所交付的任务，他拼死也会完成。对于斐珞，东方梦远有份比主仆更深的情感……

“我们在台湾的人还没找到葛无忧，他没回老家，也没到过分会，他们现在正在积极找寻中。

“不必找了，我知道他在哪里。”梦远黯然一笑。“他偷走信物，无非是要我离开香港到这里来找他罢了！我知